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三十六回 張桂芳奉詔西征

詩曰：奉詔西征剖玉符，旛幢飄颻映長途。驚看畫戟翻錢豹，更羨冰花佛劍覺。

張桂擒軍稱號異，風林打將仗殊殊，縱然智巧皆亡敗，無奈天心惡獨夫。

話說晁雷離了西岐，星夜進五關，過灤池，渡黃河，往朝歌，非止一日，進了都城，先至聞太師府來。太師正在銀安殿閒坐，忽報：「晁雷等令。」太師急令至簷前，忙問西岐光景。晁雷答曰：「末將兵至西岐，彼時有南宮适搦戰。末將出馬，大戰三合，未分勝敗，兩家鳴金。次日，晁田大戰辛甲，辛甲敗回。連戰數日，勝敗未分。奈因汜水關韓榮不肯應付糧草，三軍慌亂。大抵糧草乃三軍之性命，末將不得已，故此星夜來見太師。望乞速發糧草，再加添兵卒，以作應援。」聞太師沉吟半晌，曰：「前有火牌令箭，韓榮為何不發糧草應付？晁雷，你點三千人馬，糧一千，星夜往西岐接濟。等老夫再點大將，共破西岐，不得遲誤。」晁雷領令，速點三千人馬，糧草一千，暗暗來帶家小，出了朝歌，星夜往西岐去了。有詩為證：

妙算神機世所稀，太公用計亦深微。當時慢道欺聞仲，此後征誅事漸非。

話說聞太師發三千人馬，糧草一千，命晁雷去了三四日。忽然想起：「汜水關韓榮為何不肯支應？其中必有緣故！」太師焚香，將三個金錢搜求八卦妙理玄機，算出其中情由，太師拍案大呼曰：「吾失打點，反被此賊誑了家小去了！氣殺吾也！」欲點兵追趕，去之已遠。隨問徒弟吉立、余慶：「今令何人可伐西岐？」吉立曰：「老爺欲伐西岐，非青龍關張桂芳不可。」太師大悅；隨發火牌、令箭，差官往青龍關去訖。一面又點神威大將軍丘引，交代鎮守關隘。

話說晁雷人馬出了五關，至西岐，回見子牙，叩頭在地：「丞相妙計，百發百中。今末將父母妻子俱進都城。丞相恩德，永矢不忘！」又把見聞太師的話說了一遍。子牙曰：「聞太師必點兵前來征伐，此處也要防禦打點，有場大戰。」按下不表。

且說聞太師的差官到了青龍關，張桂芳得了太師令箭、火牌。交代官乃神威大將軍丘引。張桂芳把人馬點萬。先行官姓風，名林，乃風后苗裔。等至數日，丘引來到，交代明白。張桂芳一聲炮響，萬雄師盡發；過了些府、州、縣、道，夜住曉行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：

浩浩旌旗滾，翩翩繡帶飄。鎗纓紅似火，刀刃白如鏢。斧列宣花樣，旛搖豹尾翹。鞭鋼瓜槌棍，征雲透九霄。三軍如猛虎，戰馬怪龍裊。鼓播春雷振，鑼鳴地角遙。桂芳為大將，西岐事更昭。

話說張桂芳大隊人馬非止一日。哨探馬報入中軍：「啟總兵：人馬已到西岐。」離城五里安營，放炮吶喊，設下寶帳，先行參謁。桂芳按兵不動。

話說西岐報馬報入相府：「張桂芳領萬人馬，南門安營。」子牙陞殿，聚將共議退兵之策。子牙曰：「黃將軍，張桂芳用兵如何？」飛虎曰：「丞相下問，末將不得不以實陳。」子牙曰：「將軍何故出此言？吾與你皆係大臣，為主心腹，何故說『不得不實陳』者何也？」飛虎曰：「張桂芳乃左道傍門術士，有幻術傷人。」子牙曰：「有何幻術？」飛虎曰：「此術異常。但凡與人交兵會戰，必先通名報姓。如末將叫黃某，正戰之間，他就叫：『黃飛虎不下馬更待何時！』末將自然下馬。故有此術。似難對戰。丞相須吩咐眾位將軍，但遇桂芳交戰，切不可通名。如有通名者，無不獲去之理。」子牙聽罷，面有憂色。傍有諸將不服此言的，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那有叫名便下馬的？若這等，我們百員將官只消叫的百聲，便都拏盡。」眾將官俱各含笑而已。

且說張桂芳命先行官風林先往西岐見頭陣。風林上馬，往西岐城下請戰。報馬忙進相府：啟丞相：有將搦戰。」子牙問：「誰見首陣走一遭？」內有一將，乃文王殿下姬叔乾也。此人性如烈火，因夜來聽了黃將軍的話，故此不服，要見頭陣。上馬拎鎗出來。只見翠藍旛下一將，面如藍靛，髮似硃砂，獠牙生上下。怎見得：

花冠分五角，藍臉映鬚紅。金甲袍如火，玉帶扣玲瓏。手提狼牙棒，烏騾猛似熊。胸中藏錦繡，到處定成功。封神為弔客，先鋒自不同。大紅旛上寫，首將姓為風。

話說姬叔乾一馬至軍前，見來將甚是兇惡，問曰：「來將可是張桂芳？」風林曰：「非也。吾乃張總兵先行官風林是也。奉詔征討反叛。今爾主無故背德，自立武王，又收反臣黃飛虎，助惡成害。天兵到日，尚不引頸受戮，乃敢拒敵大兵！快早通名來，速投棒下！」姬叔乾大怒曰：「天下諸侯，人人悅而歸周，天命已是有在；怎敢侵犯西土，自取死亡。今日饒你，只叫張桂芳出來！」風林大罵：「反賊焉敢欺吾！」縱馬使兩根狼牙棒飛來直取。姬叔乾搖鎗急架相還。二馬相交，鎗棒并舉，一場大戰。怎見得：

二將陣前各逞，鑼鳴鼓響人驚。該因世上動刀兵，不由心頭發恨。鎗來那分上下，棒去兩眼難睜。你拏我，誅身報國輔明君；我捉你，梟首轅門號令。

二將戰有三合，未分勝敗。姬叔乾鎗法傳授神妙，演習精奇，渾身罩定，毫無滲漏。風林是短家火，攻不進長鎗去，被姬叔乾賣個破綻，叫聲：「著打！」風林左腳上中了一鎗。風林撥馬逃回本營。姬叔乾縱馬趕來；——不知風林乃左道之士，逞勢追趕。風林雖是帶傷，法術無損；回頭見叔乾趕來，口裏念念有詞，把口一吐，一道黑煙噴出，就化為一網；裏邊現一粒紅珠，有碗口大小，望姬叔乾劈臉打來。可憐！姬殿下乃文王第子，被此珠打下馬來。風林勒回馬，復一棒打死，梟了首級，掌鼓回營，見張桂芳報功。桂芳令：「轅門號令。」

且說西岐敗殘人馬進城，報於姜丞相。子牙知姬叔乾陣亡，鬱鬱不樂。武王知弟死，著實傷悼。諸將切齒。次日，張桂芳大隊排開，坐名請子牙答話。子牙曰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」隨傳令：「擺五方隊伍。」兩邊擺列鞭龍降虎將，打陣眾英豪。出城，只見對陣旗旛腳下有一將，銀盔素鎧，白馬長鎗，上下似一塊寒冰，如一堆瑞雪。怎見得：

頂上銀盔排鳳翅，連環素鎧似秋霜。白袍暗現團龍滾，腰束羊脂八寶箱。護心鏡射光明顯，四面綢掛馬鞍傍。銀合馬走龍出海，倒提安邦白杵鎗。胸中煉就無窮術，授秘玄功寶異常。青龍關上聲名遠，紂王駕下紫金梁。素白旗上書大字：「奉敕西征張桂芳。」

話說張桂芳見子牙人馬出城，隊伍齊整，紀法森嚴，左右有雄壯之威，前後有進退之法。金盔者，英風颯颯；銀盔者，氣概昂昂。一對對出來，其實驍勇。又見子牙坐青鬃馬，一身道服，落腮銀鬚，手提雌雄寶劍。怎見得，有西江月為證：

魚尾金冠鶴髦，絲條雙結乾坤。雌雄寶劍手中掄，八卦仙衣內襯。善能移山倒海，慣能撒豆成兵。仙風道骨果神清，極樂神仙臨陣。

張桂芳又見寶囊旛下，武成王黃飛虎坐騎提鎗，心中大怒，一馬闖至軍前；見子牙而言曰：「姜尚，你原為紂臣，曾受恩祿，為何又背朝廷，而助姬發作惡，又納叛臣黃飛虎，復施詭計，說晁田降周；惡大罪深，縱死莫贖。吾今奉詔親征，速宜下馬受縛，以正欺君叛國之罪。尚敢抗拒天兵，只待踏平西土，玉石俱焚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子牙馬上笑曰：「公言差矣！豈不聞『賢臣擇主而仕，良禽相木而棲』，天下盡反，豈在西岐！料公一忠臣，也不能輔紂王之稔惡。吾君臣守法奉公，謹修臣節。今日提兵，侵犯西土，乃是公來欺我，非我欺足下。倘或失利，遺笑他人，深為可惜。不如依吾拙諫，請公回兵，此為上策。毋得自取禍端，以遭伊戚。」桂芳曰：「聞你在崑崙學藝數年，你也不知天地間有無窮變化。據你所言，就如嬰兒作笑，不識輕重。你非智者之言。」令先行官：「與吾把姜尚拏了！」風林走馬出陣，衝殺過來。只見子牙旗門角下一將，連人帶馬，如映金赤日瑪瑙一般，縱馬舞刀，迎敵風林，——乃大將軍南宮适；也不答話，刀棒并舉，一場大戰。怎見得：

二將陣前把臉變，催開戰馬心不善。這一個指望萬載把名標；那一個聲名留在金鑾殿。這一個鋼刀起去似寒冰；那一個棒舉虹

飛驚紫電。自來惡戰果蹊蹶，二虎相爭心膽顫。

話說二將交兵，只殺的征雲遶地，鑼鼓喧天。且說張桂芳在馬上又見武成王黃飛虎在子牙寶壽旛腳下，怒納不住，縱馬殺將過來。黃飛虎也把五色神牛催開，大罵：「逆賊！怎敢衝吾陣腳！」牛馬相交，雙鎗并舉，惡戰龍潭。張桂芳仗胸中左道之術，一心要擒飛虎。二將酣戰，未及五合，張桂芳大叫：「黃飛虎不下騎更待何時！」飛虎不由自己，撞下鞍轡。軍士方欲上前擒獲，只見對陣上一將，乃是周紀，飛馬衝來，掄斧直取張桂芳；黃飛彪、飛豹二將齊出，把飛虎搶去。周紀大戰桂芳。張桂芳掩一鎗就走。周紀不知其故，隨後趕來。張桂芳知道周紀，大叫一聲：「周紀不下馬，更待何時！」周紀弔下馬來。及至眾將救時，已被眾士卒生擒活捉，拏進轅門。且說風林戰南宮适：風林撥馬就走，南宮适也趕去，被風林如前，把口一張，黑煙噴出，煙內現碗口大小一粒珠，把南宮适打下馬來，生擒去了。張桂芳大獲全勝，掌鼓回營。子牙收兵進城，見折了二將，鬱鬱不樂。

且說張桂芳陞帳，把周紀、南宮适推至中軍，張桂芳曰：「立而不跪者何也？」南宮适大喝：「狂詐匹夫！將身許國，豈惜一死！既被妖術所獲，但憑汝為，有甚閒說！」桂芳傳令：「且將二人囚於陷車之內，待破了西岐，解往朝歌，聽聖旨發落。」不題。次日，張桂芳親往城下搦戰。探馬報入丞相府曰：「張桂芳搦戰。」子牙因他開口叫名字便落馬，故不敢傳令，且將「免戰牌」掛出去。張桂芳笑曰：「姜尚被吾一陣便殺得『免戰牌』高懸！」故此按兵不動。

且說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坐碧遊床運元神，忽然心血來潮，早知其故；命金童童兒：「請你師兄來。」童兒領命，來桃園見哪吒，口稱：「師兄，老翁有請。」哪吒至蒲團下拜。真人曰：「此處不是你久居之所。你速往西岐，去佐你師叔姜子牙，可立你功名事業。如今三六路兵伐西岐，你可前去輔佐明君，以應上天垂象。」哪吒滿心歡喜，即刻辭別下山；上了風火輪，提火尖鎗，斜掛豹皮囊，往西岐來。怎見得好快，有詩為證：

風火之聲起在空，遍遊天下任西東，乾坤頃刻須臾到，妙理玄功自不同。

話說哪吒頃刻來到西岐，落了風火輪，找問相府。左右指引：「小金橋是相府。」哪吒至相府下輪。左右報入：「有一道童求見。」子牙不敢忘本，傳令：「請來。」哪吒至殿前，倒身下拜，口稱：「師叔。」子牙問曰：「你是那裏來的？」哪吒答曰：「弟子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徒弟，姓李，名哪吒；奉師命下山，聽師叔左右驅使。」子牙大喜，未及溫慰，只見武成王出班，稱謝前救援之德。哪吒問：「有何人在此伐西岐？」黃飛虎答曰：「有青龍關張桂芳，左道驚人，連擒二將。姜丞相故懸『免戰牌』在外。」哪吒曰：「吾既下山來佐師叔，豈有袖手旁觀之理。」哪吒來見子牙曰：「師叔在上：弟子奉師命下山，今懸『免戰牌』，此非長策；弟子願去見陣，張桂芳可擒也。」子牙許之；傳令：「去了『免戰牌』。」彼時探馬報與張桂芳：「西岐摘了『免戰牌』。」桂芳謂先行風林曰：「姜子牙連日不出戰，那裏取得救兵來了。今日摘去『免戰牌』，你可去搦戰。」先行風林領令出營，城下搦戰。探馬報入相府。哪吒答言曰：「弟子願往。」子牙曰：「是必小心。桂芳左道，呼名落馬。」哪吒答曰：「弟子見機而作。」即登風火輪，開門出城。見一將藍靛臉，硃砂髮，兇惡多端，用狼牙棒，走馬出陣，見哪吒腳踏二輪，問曰：「汝是何人？」哪吒答曰：「吾乃姜丞相師姪李哪吒是也。爾可是張桂芳——專會呼名落馬的？」風林曰：「非也。吾乃是先行官風林。」哪吒曰：「饒你不死，只喚出張桂芳來！」風林大怒，縱馬使棒來取。哪吒手內鎗兩相架隔。輪馬相交，鎗棒併舉，大戰城下。有詩為證：

下山首戰會風林，發手成功豈易尋。不是武王洪福大，西岐城下事難禁。

話說二將大戰二回，風林暗想：「觀哪吒道骨稀奇，若不下手，恐受他累。」掩一棒，撥馬便走。哪吒隨後趕來。——前走一似猛風吹敗葉，後隨恰如急雨打殘花。——風林回頭一看，見哪吒趕來，把口一張，噴出一道黑煙，煙裏現有碗口大小一珠，劈面打來。哪吒笑曰：「此術非是正道。」哪吒用手一指，其煙自滅。風林見哪吒破了他的法術，厲聲大叫：「氣殺吾也！敢破吾法術！」勒馬復戰，被哪吒豹皮囊取出那乾坤圈，丟起，正打風林左肩甲，只打的筋斷骨折，幾乎落馬，敗回營去。哪吒打了風林，立在轅門，坐名要張桂芳。且說風林敗回進營，見桂芳備言事。又報：「哪吒坐名搦戰。」張桂芳大怒，忙上馬提鎗出營，一見哪吒耀武揚威，張桂芳問曰：「踏風火輪者可是哪吒麼？」哪吒答曰：「然。」張桂芳曰：「你打吾先行官，是爾？」哪吒大喝一聲：「匹夫！說你善能呼名落馬，特來會爾！」把鎗一擡來取，桂芳急架相迎。輪馬相交，雙鎗併舉，好場殺：一個是蓮花化身靈珠子；一個是「封神榜」上一喪門。有賦為證：

征雲籠宇宙，殺氣遶乾坤！這一個展鋼鎗，要安社稷；那一個踏雙輪，發手無存。這一個為江山以身報國；那一個爭世界豈肯輕論？這個鎗似金鰲攪海；那個鎗似大蟒翻身。幾時纔罷干戈事，老少安康見太平。

話說張桂芳大戰哪吒三四回。哪吒鎗乃太乙仙傳，使開如飛電遶長空，似風聲吼玉樹。張桂芳雖是鎗法精傳，也自雄威，力敵不能久戰；隨用道術，要擒哪吒。桂芳大呼曰：「哪吒不下輪來更待何時！」哪吒也吃一驚，把腳登定二輪，卻不得下來。桂芳見叫不下輪來，大驚：「老師秘授之吐語捉將，道名拏人，往常響應，今日為何不準！」只得再叫一聲。哪吒只是不理。連叫三聲，哪吒大罵：「失時匹夫！我不下來憑我，難道勉強叫我下來！」張桂芳大怒，努力死戰。哪吒把鎗緊一緊，似銀龍翻海底，如瑞雪滿空飛，只殺的張桂芳力盡筋舒，遍身汗流。哪吒把乾坤圈飛起來打張桂芳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